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三至六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陸維新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三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道原

先君森行狀　　朱松

公諱森字良材姓朱氏世家歙州之黄墩七世祖天祐中以陶雅之命總卒三千戍婺源邑民賴以安因家焉曾祖甫祖振父絢皆不仕公少務學科舉既廢不復事進取既冠而孤他日嵗時子姓為壽舉先訓戒飭諸子

諄諄以忠孝和友為本且曰吾家業儒積德五世後當有顯者當勉勵謹飭以無墜先世之業已而嗚咽流涕以奉養日短為終身之憂胷中冲澹視世之榮利泊然若不足以干其心者家人生產未甞挂齒子松遊鄉校時時小得失無所欣戚家既素單久而益急或勸事生業曰外物浮雲爾無庸有為也使子賢雖不榮於我足不然適重為後日驕縱之資爾獨見松從賢師友游則喜見言色其篤於道義而鄙外浮榮蓋天資云晚讀内

典深解義諦時時為歌詩恍然有超世之志與人交無賢否皆得其懽心然胸中白黑了然人莫能名其為通與介也以某年月日卒於建州政和之官舍享年若干娶程氏三男松舉進士迪功郎初尉則政和也次檉次槹二女未適人將以某年月日寓葬于政和護國院之側謹狀

右先大父贈承事郎府君行狀先君太史吏部贈通議大夫君所撰也當時既以請銘於政和主簿盧君點未及礱石而羣盜蠭起文書散逸於今僅存半藁不可復刻矣熹竊惟念吾家自歙入閩而府君始葬於此不可使後之子孫不知其時世歲月與其所以積德垂慶開祐後人之深意敬立石表刻狀下方樹

于墓左先世墳廬在婺源者及祖妣孺人以下别葬所在亦具刻于碑陰使來者有考焉盧君字師孟老儒博學清謹有馴行定宅者弋陽金生字確然亦廉節士頗通方外之學姓字皆見先集云慶元五年十有二月甲子孝孫朝奉大夫致仕熹謹記

宋史館吏部贈通議大夫朱公松神道碑

周必大

祖宗時擇儒學為館職自館職擇侍從由侍從擇輔相所謂儒學者明仁義禮樂通古今治亂其議論可與謀慮大事決疑定策文章特一事耳治平中歐陽文忠公

在政府奏疏如此尋命宰執各薦士其效見於元祐之際高宗方内修外攘首置秘書省以儲人才他有司治事日不暇給獨館職涵養從容要路闕必由此選國朝盛舉乃復見之新安朱公蓋其一也公諱松字喬年世家婺源曾祖振妣汪氏祖絢妣汪氏父森常曰吾家五世積德業儒當有顯者後贈承事郎妣孺人程氏公生以紹聖四年兒時出語驚人未冠力學繇郡庠貢京師文體清新恥於蹈襲政和八年上舍登第以廸功郎調

建州政和尉丁父憂服除再調南劍州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詩名聞四方他文渾涵流轉惟意所適然謂於道為遠益取經子史傳考其興衰治亂欲應時合變見之事業又因師友浦城蕭顗子莊劍浦羅從彥仲素而得龜山楊文靖公河洛學問之要拳拳服膺每疑卞急害道取佩韋之說名齋自警在尤溪聞靖康北狩大慟幾絶自是奔走畀冗假禄養親無仕進意紹興初監察御史胡世將撫諭入閩公袖書告之曰今不自荆襄赴

興元結夏人控引五路東嚮爭中原則當幸金陵固守
荆淮奈何局促一方徒費日月竟將何為世將竒其才
歸薦于朝會前執政謝公克家守泉南亦露章薦公學
問不宜滞筦庫遂名試館職策問中興難易公乞順人
心任賢才正綱紀累數千言辯論精博高宗嘉賞除祕
書省正字四年二月進左從政郎趙忠簡公以元樞都
督諸路軍馬約公入幕公以親疾辭尋丁母憂七年服
闋上已進都金陵九月再召對公勸上抗志高明埀精

延訪求經遠持久計遂言中興之君惟光武身濟大業可以為法元帝肅宗志趣卑近宜以為戒上明日對輔臣稱善且謂光武無可議肅宗雖優於元帝然虧人子之行於其終為可恨也特改左宣教郎除校書郎是時吕祉代劉光世統軍淮西酈瓊擁衆叛去廟論欲斂兩淮戍兵衛行都公率同列疏言不可會金人疑劉豫得叛兵不可制執而廢之當路不能乘機會乃亟還臨安八年三月遷著作佐郎御史中丞常同薦公可任大事

四月復賜對公言國論不過兩端進取者失之疎玩愒者失之婾惟自治觀釁為上策願陛下並進忠賢修明紀律革姑息振國勢中興可卜也上悦擢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刋修蔡卞所改哲宗實録公用力為多歷司勲及吏部員外郎史職如故實録成遷左奉議郎磨勘轉承議郎趙忠簡公罷相秦忠獻公當國決意講和公與史官胡珵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合奏陛下以梓宫母兄天屬未歸不憚屈已求和曾不思項羽置太

公俎上邀高祖高祖知其詐日夜思所以蹙羽者彼兵疲勢窮太公自歸此今日龜鑑也秦方惡公異議參知政事李莊簡公又力援公屬金使再至許歸河南地公請用漢制命廷臣雜議又言二三大將握重兵將有尾大之患請復武舉儲將帥選驍勇補周衛擇守帥壯藩維興太學明大倫以倡節義規模大率類此秦滋不樂諷言者論公懷異自賢出知饒州十年春也未上請主管台州崇道觀和議俄變秦蒼黃不知所措有郎官代

作自解之奏曰伊尹告成湯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臣前贊議和今請北伐是皆主善為師如其不濟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當遵孔聖之訓秦大喜擢郎官為右史而不暇問所引皆誤也是時秘書省寓法慧寺大書于門云周任為孔聖太甲作成湯秦大怒疑出於館職相繼汰去而引用其黨公遂不可出矣祠滿再任命下而卒十三年三月辛亥也享年四十有七公性孝友於朋友重然諾不以死生窮達易其志誘進後學揚人之善凡

邪佞猥瑣鄙而遠之沒一甲子秦灩異時名士抑遏竄逐者悉起為大官獨公無年識者惜之其將終也手書與所善胡憲原仲劉勉之致中劉子翬彥冲屬其子熹使往受業其後遂以興學高文推重當世今上聞其名以待制侍講禁中累贈公通議大夫初公卒之明年葬建寧府崇安縣五夫里西塔山勢頗卑下乃卜慶元某年某月某日還葬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峯僧舍之北公嘗賦詩有鄉關落日蒼茫外尊酒寒花寂歷中之

句兹其識乎待制以某先太師與公為同年進士故來
請銘公娶同郡祝氏處士確之女贈碩人事姑孝謹待
内外姻親和順得其懽心後公二十七年卒別葬建陽
縣崇泰里後山鋪東寒泉塢一男熹也女嫁瀏陽丞劉
子翔早世孫男三長塾已亡次埜將仕郎次在承務郎
女三人修職郎劉學古廸功郎黄幹進士范元裕其婿
也曽孫男五人鉅鈞鑑鐸銍女九人長適文林郎趙師
夏餘未字公平生所為文有韋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外

集十卷藏于家吏部侍郎徐度自言少多與前輩游迨
識公及張戒定夫始得為文之法欲為公集序未及成
而文士傳自得實為之謂公詩高潔幽遠其文溫婉典
裁非溢美也公母弟㮚亦負軼才不肯俯仰於世有詩
數十篇高遠近道號玉瀾集云銘曰
信道惟人窮理以書合而一之乃曰通儒表表朱公邁
往于初師友淵源名實允孚蘭臺史觀卿材是儲有昌
其言有宏厥模人雖我抑豈無後圖髙皇更化羣賢畢

趨公則逝矣齋志弗紓幸哉有子播穫菑畬追爵黄散
肇營新壚揭以銘章永鎮龜趺

宋故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

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　黄　榦

曾祖絢故不仕　妣汪氏

祖森故贈承事郎　妣程氏贈孺人

父松故任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

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　妣孺人

祝氏贈碩人

本貫徽州府婺源縣永平鄉松巖里

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偉人吏部公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為學者師號韋齋先生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寓舍幼穎悟莊重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

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
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年十八
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左廸功郎主泉州同
安簿涖職勤敏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職兼學事選邑之
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巳治人之道年方踰
冠聞者巳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歷四考罷歸以奉親
講學為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詔赴
行在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孝宗即位

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畧言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備邊陲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南北朝有並驅中原之勢則不可和也明矣願疇咨大臣總攬羣策閉關絶約

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恤民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明年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即入對其一言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

雖非守無以制勝末言古先聖王長治久安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力辭先生嘗兩進絶和議抑僥倖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尋丁内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禄不及養辭有旨安貧守

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畀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秘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闕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充積理明

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霈然矣至郡懇惻愛民如已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選官吏授以方畧俾視境内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施設次第人争傳録以為法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間

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志為恨明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實開廣屯田可以益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厮役凡流所得差遣為費不貲到軍之日惟望裒斂刻剝以償債負

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勝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為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公議則可以絶請託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又擇老成忠實者使領屯田之事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兵民既練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寛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

然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紀綱不能自立
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
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
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
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
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心
志使陛下不信先王大道而悦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
士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嗜利無

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安可得而恤財安可

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讎恥又何時而可雪邪詔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凡三辭會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即日就道且乞奏事之任言陛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過犯而操切

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使陛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

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洩後五劄亦無非一時捄荒之急者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糴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先生嘗帥鄉人置社倉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如崇安縣故事前期執政使人諭且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為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先生初

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日與僚屬寓公鈎訪民隱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有自引去者先生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饑民自劾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君

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内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無得催理舊欠依條檢放稅租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為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贓偽造楮幣等事劾之奏

上淮匿不以聞論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鞫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為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尋令兩易江東辭及辭職名具言仲友雖寢新命已具之獄竟釋不治則是所按不實難以復霑恩賞並不許授職名再辭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贓吏黨與衆多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詆排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

陰詆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罷相遂力疾入奏言近年以來刑獄不當甚至涉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又言州郡獄官注擬及

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與江西諸州科罰之弊末篇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居退處之時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其中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深聖讒

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察之此為天理邪為人欲邪果天理也敬以充之不使少有壅閼果人欲也敬以克之不使少有凝滯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

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此四字豈可回護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廹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援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

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秉亦罷辭職名不許轉朝奉郎未踰月再名先生受職名辭名命以為遷官進職皆為許其閒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為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為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又促名再辭遂具封事投匭以進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髪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

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左右前後一動一静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隐其毫髪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

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
固不得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不勝藉藉
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
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
灼今已無可言矣然臣之愚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
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
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
之道路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

奉軍旅而將帥巧奪其糧賜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

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臣宦者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使臣宦者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

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為輔相則必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陛下目見耳

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
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及
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
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
於上風俗頽弊於下其為患之日久矣大率習為軟美
之態依阿之言惟其私意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
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
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

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在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忍復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内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内帑之積

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昌嘗聞其能用此錢以修戰守之備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督趣日峻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財然後自結於陛下之

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然後具奏為牘而言之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豈知其諧價輸錢巳若晚唐之債帥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巳就寢亟起秉燭

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為燕翼之謀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為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為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

往而不復不唯臣之蒼顔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顔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為之涕下先生進疏雖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秘省郎曹之除蓋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强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為不遇也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内禪矣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

寶文閣降詔奬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覃恩
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紹
煕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
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又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
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釋氏之教南方為盛男女聚僧
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為菴舍以居悉為之禁俗大
變郡有故迪功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為奏請昭雪褒其
直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遂疏其事上之

且言必可行之説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説一葢謂經界法行大為民利而占田隱税侵漁貧弱者所不便寓公豪右果為異議明年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宫辭者再詔諭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報罷遂以前言經界可行自劾三年再以疾辭又數月差知静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宫未幾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力辭五年再辭

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會洞獠擾屬郡遂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為之講說不倦四方學者畢至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為請錄故死節五人為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彝倫言頗切直會今上即位不果上上在潛邸聞先

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為本宫講官至是首召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又再辭且言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將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繆所繫非輕蓋先生在道聞南内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又不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

咎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矣然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竊為陛下憂之尚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轉禍為福易危為安亦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充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温凊定省之

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次言為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既對面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乞改說書差遣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彦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有古集議臺史彈之議遂中寢先生竟上議狀言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誤國之言委之殘

破浮淺之地不報覃恩轉朝請郎賜紫章服兼實錄院同修撰再辭不許拜命受詔進講大學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宫日分並令叅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瑞慶節免稱賀皆從之復因有旨修葺舊東宫為屋三數百間遂具四事奏言當上帝震怒災異數出饑旬百姓饑餓流離不宜大興土木以就安便壽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顧乃遽遙舒緩無異尋常太上必以為此特備禮而來其深閉固拒而不得見亦宜矣朝

廷綱紀尤所當嚴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未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返不免於致亂不報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其畧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静必求放心以為

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得失民情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又奏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所宜著在方策為世法間者遺誥初頒一時倉卒不及詳議使壽皇已行之禮舉

而復墜臣竊痛之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
欲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㑹孝宗祔廟議宗
廟迭毀之次有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
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議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
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復引元祐大儒程頥之說
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葢出僖祖安
得為無功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
室更創别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傅良

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因節畧狀文及為劄子

畫圖以進上然之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

罷其事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

寮集議既退復以上意喻廟堂而事竟不行上之立也

丞相趙汝愚客與知閤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自謂有

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長沙辭免待制侍講已微寓

其意及進對復再三面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

之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先生又於所奏四事疏

中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言前疏乞
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
講已除卿宫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下臺
諫給舍亦爭留不可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
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
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宫慶元元年又乞追還舊職
不許趙丞相亦罷謫以不軌謫永州丞相既當大任收
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先生獨惕然以

侂胄用事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為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禄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自念身雖閒退尚帯侍從職名不敢自默遂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寃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取諫藁焚之自號遯翁以廟議不合乞收還職名又以疾乞休致不許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

奉大夫又辭職名乞休致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詔依舊秘閣修撰二年又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皆為已受從官恩數乞改正沈繼祖為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以來歲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六年三月甲子終于正寢十一月壬申葬建陽縣唐石里大林谷嘉泰二年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鄙夫憸人迎合其意以學為偽

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潔㢘好禮者皆偽也科舉取士
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行除
毀六經語孟為世之大禁猾胥賤隸頑鈍無恥之徒往
往引用以至卿相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
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
師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
笑而不答先生既没侂胄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邉釁幾
危宗社而生靈塗炭矣開禧三年侂胄伏誅嘉定元年

詔賜先生謚與遺表恩澤明年賜謚文又明年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以明堂恩累贈通議大夫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一官之拜必抗章力辭厲易退之節一語不合必奉身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苟安故與世動輙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

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

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頴悟絶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而學之所造益深矣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

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

之私有以全乎天理之正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禀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其中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為心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為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

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其得於己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藴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而非後學所可擬議也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拜於家廟

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羮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未嘗有須臾離也於家也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内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纎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終日不樂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

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别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註其闗於天命之微人心之與入德之門造道之閫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

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于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繼以春秋紀事之法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舋而不章先生為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剖剥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藴奥不至於汩没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

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哉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隅至於外域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先生既没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

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歴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是非資禀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造其閫域嗚呼是殆天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先生疾且革手為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黄榦尤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旦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苦問

温公喪禮曰疎畧問儀禮頒之已而正坐整冠衣就枕
而逝門人治喪者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所至從遊之
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為位而聚哭焉嗚呼天
又胡不憖遺以永斯道之傳而遽使後學失所依歸哉
先生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
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
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語孟集義孟子指要中
庸集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録

古今家祭禮近思録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録皆行於世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没大學誠意一章乃絶筆也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修補為恨編次禮書用工尤苦竟未能脱藁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平生為文則季子在類次之矣生徒問答則後學李道傳嘗裒輯鋟版未備也娶劉氏追封碩人白水草堂先生之女草堂即韋齋所屬以從學者

也其卒以乾道丁酉其葬以祔穴子三人長墊先十年

卒次埜迪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户部新市犒賞酒庫後

十年亦卒季在承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

女五人適儒林郎静江府臨桂縣令劉學古奉議郎主

管亳州明道宫黄𩑶進士范元裕仲季二人亦早卒孫

男七人鑑鉅銓鐸銍鉉鑄鉅從政郎新差監行在竹木

務雜賣場門銓從事郎融州司法參軍鑑迪功郎新辟

差充廣西經畧安撫司凖備差遣餘業進士女九人婿

承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趙師夏進士葉韶甫周巽亨鄭宗亮黄軺從政郎紹興府會稽縣丞趙師鄀黄慶臣李公玉曽孫男六人淵洽潛濟濬澄女七人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傳由孔子而後曽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晣呈露則摭其言行又可畧歟輙采同志之議敬述為狀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

考馬嘉定十四年正月穀旦門人黃榦謹狀 按先生行狀自有刊

本行世今取建安熊氏海虞吳氏二節本稍加隱括使觀者得見先生家世出處之槩云○陳北溪與朱敬之書近得先生行狀後段印本不書姓名想直卿筆鋪敘得大意頗亦甚穩帖然亦有小造語立字未安處不知前段如何如云正統有歸恐只宜作全體有在又如秋霜處恐尚欠温和一節又如有功天下後世處恐欠集諸儒大成底意又如天文地理樂律兵機等類皆吾道中之事自己本分著實工夫所分明明德體用之全止至善精微之極底意思所係不可得而精粗者今乃結上丈以道德光明俊偉如此却分析此節離為二截似出道德之外不相管屬大抵先生之教喫緊為人至切要處是就下學上極著工夫凡上達之妙道精義須從人事千條萬緒中串過來極是著實更無一點懸空極是縝密亦無一點疎闊恐不必如此分開了失其旨矣

又如碑記等文多是發明義理不可與騷賦等别作一等看葢理明義精詣極𢡆到自無所往而不通無所發而不當非可以常迹分别也凡此等處恐更當修刮純粹無病方為盡善盡美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三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四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忠孝

陳程都督文季本傳　　姚思康

程文季字少卿幼習騎射多幹略果決有父風弱冠從靈洗征討必前登陷陣靈洗與周文育侯安都等敗於沌口為王琳所執高祖召陷賊諸將子弟厚遇之文季最有禮容深為高祖所賞永定中累遷通直散騎侍郎

句容令世祖嗣位除宣惠始興王府限內中直兵參軍是時王為揚州刺史鎮冶城府中軍事悉以委之天嘉二年除貞毅將軍新安太守仍隨侯安都東討留異異黨向文政據有新安文季率精兵三百徑往攻之文政遣其兄子瓚來拒文季與戰大破瓚軍文政乃降三年始興王伯茂出鎮東州復以文季為鎮東府中兵參軍帶剡令四年陳寶應與留異連結又遣兵隨周迪更出臨川世祖遣信義太守余孝頃自海道襲晉安文季為

之前軍所向克捷陳寶應平文季戰功居多還轉府諮議參軍領中直兵出為臨海太守尋乘金翅助父鎮郢城華晈平靈洗及文季並有捍禦之功及靈洗卒文季盡領其衆起為超武將軍仍助防郢州文季性至孝雖軍旅奪禮而毀瘠甚至太建二年為豫章内史將軍如故服闋襲封重安縣公隨都督章昭達率軍往荆州征蕭巋巋與周軍多造舟艦置于青泥水中時水長漂疾昭達乃遣文季共錢道戢輕舟襲之盡焚其舟艦昭達

因蕭歸等兵稍怠又遣丈季夜入其外城殺傷甚衆既而周兵大出巴陵内史雷道勤拒戰死之丈季僅以身免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安遠將軍增邑五百户五年都督吴明徹北討秦郡秦郡前江浦通塗水擠人並下大柱為杙柵水中乃前遣丈季領驍勇拔開其柵明徹率大軍自後而至攻秦郡克之又别遣丈季圍涇州屠其城進攻盱眙拔之仍隨明徹圍壽陽丈季臨事謹急御下嚴整前後所克城壘率皆迮水為堰土木之功動

踰數萬每置陣役人文季必先諸將夜則早起迨暮不休軍中莫不服其勤幹每戰恒為前鋒齊軍深憚之謂為程虎唐人避諱作彪今正之以功除散騎常侍明威將軍增邑五百户又帶新安内史進號武毅將軍八年為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譙州刺史其年又督北徐二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餘並如故九年又隨明徹北討於吕梁作堰事見明徹傳十年春敗績為周所囚仍授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自周逃歸至渦陽為邉吏所執

還送長安死于獄中後主是時既與周絶不之知也至德元年後主始知之追贈散騎常侍尋又詔曰故散騎常侍前重安縣開國公文季纂承門緒克荷家聲早㳂出軍雖非元帥啓行為最致果有聞而覆喪車徒允從黜削但靈洗之立功扞禦久而見思文季之埋魂異域有足可憫言念勞舊傷兹廢絶宜存廟食無使餒而可降封重安縣侯邑一千户以子饗襲封

史臣曰程靈洗父子竝御下嚴苛治兵整肅然與衆同

其勞苦匪私財士多依焉故臨戎克辦矣

唐黃孝子芮傳　　羅　願

黃孝子芮歙縣人事親以孝聞唐建中初繼母洪氏疾病芮封股饋羹而愈貞元中父卒廬墓號泣晝夜不絕聲遂終身不舍墓側產芝十四本木連理者四刺史盧公上其事詔旌表門閭今縣西九里黃屯是其居處也始因寇盜黃氏之先與其族人聚徙屯此故名黃屯芮大和五年卒制曰歙州黃芮謹行修身事親盡孝母病封股以愈疾父喪廬墓以終身號泣之聲

晝夜不絶祥異之迹遐邇咸知然則地産靈芝木生連理茍非至誠動天何由臻此朕甚嘉焉宜旌表門閭以褒賞貞節主者施行

貞元十九年月日

詹氏忠勇世家　胡升

蓋聞忠義者天地之常經人心之固有初不待賞誘乎前刑驅乎後而為之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當天下久安之餘狃於承平之樂其剛心鋭氣敗於驕愞而不復振卒有寇盜之變則心悸而股慄徬徨四顧搏手無策終於淪胥

而已唐之開寶人物繁阜煙火萬里天下泰然無事一旦祿山醜類崛起天下之民烏飛雲散乞為囚虜之不暇奚暇以忠義自奮而與抗哉河北二十四郡若蹈無人之境而固守平原以死禦之屹不可犯者獨一顔真卿而明皇不知其何如人兹豈平昔有眷遇之素而欲以是報之哉真卿之意以為忠義者天地之常經人心之固有也今婺源詹氏之忠義其殆斯人之徒歟詹氏世居婺源之廬坑土人謂之詹村有諱必勝者勇而敢

為當僖宗光啓初因官閩中與光州刺史王緒領軍至漳州會王緒死王潮代之必勝在軍中與潮之弟審知善審知薦必勝為軍校至昭宗景福初潮遣審知攻福州屬城相持日久未有功審知憂之忽一夕召諸軍校問攻城之計諸校所言皆不合必勝進曰某觀此城東北壯西南虛若多設疑兵以持其東北預選敢死士夜穴其西南城必破矣審知稱善擢必勝為先鋒兵馬使領軍率敢死士攻其西南越二日而城陷必勝冒矢石

先登没於城壕審知悼之俾厚殯于州城西南奏其功賜廟額曰奉忠必勝五世孫曰光國光國善騎射嘗試京師得武舉于兵部慷慨有大志青溪方臘作亂詔下能捕殺臘者有優賞光國召族人之勇者芝瑞彦達與劇飲酒酣激之曰今賊已燒婺源縣其勢必至吾鄉我曹豈容坐視而竄匿彼賊雖熾皆亡賴之人蟻附之耳兵非素習誓當共擊之芝瑞彦達曰計將安出光國曰兵在銳不在多多適為累耳吾族中子弟可用者不下

三十人佃客僕隷可用不下百二十人二兒為佃僕之倡我率子弟從之芝瑞彦達曰子之言我之志也於是立籍定數某用弓矢某用刀劍日椎牛設酒訓練之忽有報者曰賊已宿雙路口矣時宣和三年正月一日也光國與芝瑞彦達坐旗下列其衆於前光國對衆誓曰國家累朝以仁恩養活百姓何負於天下今方賊敢作亂此不過無知禽獸自取屠戮今我以順伐逆必勝之汝等併力並進有死無二若破此賊我當陳乞朝廷賞

汝等之功衆皆聽命於是芝瑞彥達各率刀鎗手伏青山峽東去二百步鳴金鼓以撓賊光國率弓箭手伏青山對岸之南山上賊分二隊以進其一自青山之北越嶺而下以出衆之不意其一自源口穿鹿角槎而入以牽制援兵光國望見賊將入青山峽厲聲呼曰齊勵殺賊芝瑞彥達各率佃僕自青山光國率弓箭手自南山用毒箭射之皆一躍而倒殺傷甚多矢盡率子弟舍弓渡水用短兵與刀鎗手併力合戰呼聲動山嶽殺賊千

餘人于水中水為之赤餘衆敗走光國芝瑞彦達及子弟佃僕等二十一人以力戰俱没於陣其餘亦皆重傷有中二十餘傷而不死隨水流出得一菖蒲石而上者族人德仁也其母尋而呼之猶能微聲以應其後取菖蒲石歸起花砌奉之始青山之倡義也族人巨源出帑為盟主及賊入巨源坐而罵曰人亂法不亂遂遇害臘自此敗寖以不振遂歸帮源洞伏誅其竊發止八十二日芝瑞平日常持一鑾牌重五十斤上下皆冒以刃轉

輪如飛彦達初為廣福寺僧武藝過人兩手能用雙刀其勇亞于芝瑞與光國三人齊名鄉人感其義相與祀之號忠勇叢祠光國長子曰世勛次子曰世勳世勛修偉沉毅恂恂似不能言在縣揮金如土當機而發其勇莫敵紹興三十年累用薦為舒城縣民兵正將而世勳副之世勛以民兵怯弱不足以立事乃轉招募得六百二十八人不問其所從來惟強壯是與淮西帥奇之薦為義兵部將世勛推誠延納得士之歡心亡命之徒聞

其風而悅之期約月一會椎牛酒以二十五人為一隊隊有長十二隊為一部部有將置義士簿具姓名鄉貫父母妻子離軍之日所居之地皆謂之義士假之資使之阜通以贍其衣食之費犒設之餘使分其肉與貧者示之仁戒其竊發禁其騙挾示之義聚會之際長者居前少者居後示之禮牛酒將竭再與之約至期則世勛先至示之信自三月至十月人人壯健皆奮勇願効死力至前十一月一日各散去安其家人而撫其黨約閏

十一月一日悉會于縣南二十五里栲栳原前十一月十三日金人數千騎忽至舒城焼縣市煙焰燭天世勛望見嘆曰天不使我成功邪義士既散烏可以疾來也次日早義士至者纔六十人世勛引之入栲栳原方議遣人促義士兆兵千餘驟至原大呼曰詹將軍可速降統軍使來招汝奏之以官世勛叱之曰我大宋義士豈肯降汝無多言可來共決死揮部將王悦王僎等直前奮擊原中狹而險兆兵失利遂敗而大奔兆兵怒世勛

罵不已攢箭射之世勣頷被一箭身受四箭傷重一夕無語亦不呻吟次日早呼其子大淵戒之曰我今死矣汝必繼我之志言終而卒少頃猶能張目視人其長子輔謂大淵曰父告爾未答故視汝也大淵於是撫父之頷而號泣曰父苟終所不盡力於中原者有如栲栳原乃瞑目因裹之以被數重瘞栲栳山中親隨黃福等侍其子歸鄉悉具其實父老至今尚能言之後五年始改葬焉方義兵散去而未集也世勣自料力不能敵時戚

方握重兵守北陲闗世勣以書説曰北兵在舒城者某
知其無能為也太尉握重兵在此去縣五十里豈可坐
視其殘吾民乎願太尉畀以千騎必為太尉破之若幸
而成功某豈敢專之哉惟太尉亮其忠赤方觀之躊躇
不報識者謂世勣智略世勣驍勇使義兵盡會則兄弟
相衛如左右手未必無功惜乎迫於險而急於戰也後
大淵占籍浮光鄉人悼必勝世勣俱以忠義没王事併
繪于叢祠必勝居中巨源次之光國芝之瑞彦達又次之

世勣居彥達下子弟弓箭手繪于東壁西向刀鎗手繪于西壁東向在階上佃僕弓箭手繪于東壁西向刀鎗手繪于西壁東向在階下必勝世勣親隨各二人在佃僕之內各有姓字位號膝先生之家傳碑在門內之左鄭府君之廣記碑在門內之右往年災旱有求必應不可悉數淳熙庚子紹熙甲寅慶元乙卯歲皆大旱禱于祠霖雨踵至歲大稔祠宇與所立碑多歷年數寖以獘壞而叢祠之英爽則益顯或形於夢寐或見於巫卜而

德仁年踰九十仕為將仕郎於忠勇祠之事身履目擊乃率其族及耆老胡感洪等重建其祠而新之羣請於縣願核實申奏乞降封額邑大夫三山鄭棫從之且曰茲事若緩而實急風教所關奏賜祠額曰忠勇贈五將軍位秩有差又羣謁於余以忠勇祠傳為請余同邑其何所辭於乎詹氏之忠義非恐負責於朝而欲以死報之也特忠勇所激不容自遏故遇寇盜常如鷹揚虎賁必欲搏而噬之以至嬰鋒鏑蹈白刃死而弗顧夫豈區

區者之所能決為哉彼其中必有所守亦猶齊之王蠋漢之關張唐之張許輩知有忠義而不知有其身人雖不知而天則知之今詹氏子姓之繁功名之會日新月盛而必勝之十一世孫復以樞密劉公薦于朝一文一武同歳入仕則天所以報詹氏之忠義亦不孤矣天下之士聞詹氏之風慷慨自許而日趨於忠孝之域當何如哉余以是嘉之故特發揚其事如右

宋查待制道傳 從兄陶

羅願

查待制道字湛然與秘監陶同祖父元方以蔭歷殿中侍御史道幼沉嶷不羣罕言笑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鱖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鱖尺許以饋母疾尋愈解褐館陶尉曹彬鎮徐州辟為從事深被禮遇改興元觀察推官寇準薦其才授著作佐郎淳化中蜀寇叛命通判遂州有使兩川者得道公正清潔之狀以聞優詔嘉獎遷秘書丞徙知果州時寇黨尚有伏巖谷依險為柵者其酋何彥忠集其徒二百餘

止西充之大水槽殻弓露刃詔書招諭之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須臾爾其黨豈無詿誤邪遂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間闗林壑百里許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自若踞胡牀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常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即相率投兵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加賜袍帶咸平四年代歸上言曰朝廷命轉運使副不惟䆒度金穀蓋以察廉郡縣庶臻治平以召和氣今覯所至或匪

盡公葢無懲勸之科致有因循之獘望自今每使回日

先令具任内曽薦舉才識者若干奏紏貪猥者若干朝

廷議其否臧以為賞罰從之俄出知寧州㑹舉賢良方

正之士李宗諤以道名聞拜左正言直史館出為京西

轉運副使召入拜工部員外郎充度支副使賜金紫出

知襄州大中祥符元年歸直史館遷刑部員外郎預修

冊府元龜三年進龍圖閣待制與張知白孫奭王曙𥠖

命焉加刑部郎中判吏部選事糾察在京刑獄奉使契

丹以久次進右司郎中真宗朝退之暇召馮元講易便坐惟道與李虛已李行簡預焉天禧元年以耳聵表求外任得知毓州將行上御龍圖閣飲餞之是秋蝗災民歉道不俟報出官廩米賑之又設粥糜以救飢者給州麥四千斛為種於民民賴以濟所全活萬餘人二年五月卒訃聞真宗軫惜之詔其子奉禮郎循之乘傳往治喪事遷大理評事賦禄終制道性純厚有犯不校所至務寛恕胥吏有過未嘗笞罰民訟逋負者或出已錢償

之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計直挂錢於樹而去兒時嘗戲畫地為大第曰此當分贍孤遺及居京師家甚貧多聚親族之惸獨者禄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待之愈厚多所周給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窶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褚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壻别加資遣又故人卒貧甚其女㛹於人道為贖之嫁士族搢紳服其

履行平居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服玩極於卑儉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六十四論者以為積善所延也有集二十卷

陶字大鈞初事李煜以明法登科仕為常州録事參軍歸朝太祖詔大理評事試以律學除本寺丞遷大理正歷侍御史權判大理寺賜緋衣銀魚斷事官俾禹錫訟陶用法非當陶抗辨得雪遷工部郎中俄出知台州累遷兵部咸平五年朱博為大理議趙文海罪不當宰相請

以陶代之真宗曰聞陶亦深文當加戒勗宰相言當今習熟法令少如陶比者遂遷秘書少監判寺事時楊億知審刑院陶累攻其失又命代之仍賜金紫景德三年卒年七十子拱之淳化三年進士歷任都官郎中遷職方陶卒時詔録其少子前崑山縣尉慶之為太常寺大祝慶之終太子舍人

許孝子俞傳　胡瑗

許俞黟縣人也按羅鄂州志言歙州題石碑稱許逖祁門人而安定先生為許俞作傳言黟縣

人今從歐陽公所作行狀言歙州别本又云宣城人辨見轉運公墓銘下家世以儒術顯名江左父養高不仕俞風采魁傑襟懷峻整尚慕節義不妄交游下筆立言慨然有濟蒼生之志季父逖有名於時為尚書外郎器俞曰吾家千里駒也居常敦睦家人未嘗見其喜怒少喪母氏事父以孝謹聞供給甘旨晝夜不怠父之所欲雖千里必致之或隨計偕安輿扶侍稅舍輦轂與妻子共食麤糲晨夕事父必盡珍異常示豐厚恐貽父憂公卿之間者多所歎服率俸以助其養

父年垂八十謂曰覩汝登科之後没于地足矣大中祥符七年俞果登科第授涔陽從事扶侍歸海陵别業即路有日父疾沉篤俞晝夜供省以至澣濯必躬必親或問其故俞曰澣濯於家人之手慮其厭怠焉父喪摧毁幾致滅性而家至貧多假貸於士大夫或歷父經由之地涕泣者永日嘗於通津寄泊佛舍值春景花發閉室静坐未嘗出覩赴牧守之召過琅山别院馬上忽泣下僕御問其由曰我父曾寄此也士流服其孝道制滿赴

調上趋資授楊州從事

程祠部遵彦傳　　楊本

程祠部遵彦者鄱陽人其先自歙徙忠壯公之後也舉進士歷仕州縣有惠政事母以孝聞且性介慎恥干謁蘇文忠公薦于朝詔加擢用官至祠部郎官卒○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謂朝廷用人以行實為先以才用為急二者難兼故常不免偏取而端靜之士雖有過人之行應務之

才又皆藏器待時恥於自獻朝廷莫得而知之如臣等輩固當各舉所聞以助樂育之意伏見左朝散郎前簽書杭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程遵彦吏事周敏學問該洽文詞雅麗三者皆有可觀而事母孝謹有絶人者母性嚴甚遵彦甚宜其妻而母不悦遵彦出之妻既被出孝愛不衰歲時伏臘所以事姑者如未出而母卒不悦遵彦亦不再娶十五年矣身為僕妾之役以事其母雖前史所傳孝友之士殆不能過臣與之同僚二年備得其

賫今替還都下未有差遣碌碌衆中未嘗求人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賜採察量材錄用非獨廣搜賢之路亦以敦厲孝弟激揚風俗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詔中書量與擢用

曹屯田矩傳　李以申

曹屯田矩字誨之休寧人父汝弼以經術德義高蹈州里工篇什篆隸號松蘿山人有海寧集舒職方雄嘗為之序謂其體致高遠有王右丞孟處士之風骨矩登景

祐乙科官至屯田郎中其任都官日因父贈殿中丞燎黄之夕芝之産瑩上郡上其事被旨以所居為忠孝鄉孝芝里姪孫夬文及益登崇寧第文任睦州建德丞方臘竊發死其官詔進秩三等與三子恩澤世稱忠孝之家曾姪孫熙登紹興進士第官至式監簿熙之子至以郊恩補官調無錫尉獲盜賞改承務郎當主管官告院進丞將作監知江州直秘閣卒敕故奉議郎曹文曰者盜賊猖狂吏鮮稱職不務捍禦惟事適逃爾乃忠義自將能知分守寇至不避用死其官特厚卹章進秩三等非徒使節槩之士增氣而益

屬庶幾苟免幸生者聞風而愧焉尚其有知歆此褒渥再贈朝散郎與三子恩澤宣和四年六月十八日

宋故左承議郎守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程公振神道碑　汪藻

闕

公諱振字伯玉饒州樂平人大王父承憲大父溥

父翞世業儒爲閩家翞以公故贈朝請大夫公少有軼材未冠求師友四方入京師游太學必秀出其輩類一時名士如張商英陳瓘張廷堅鄒浩悉見之迎門崇寧三年車駕幸孔子祠見諸生太學公以高第補將仕郎除和州州學教授留爲辟雍録久之遷博士會詔近臣求人材可用者或以公聞召至政事堂擢太常博士以親老丐外得提舉京東西路學事秩滿復留居東州五年奏立孟子冢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皆見聽改京西

南路提舉常平入為尚書膳部員外郎逾年拜監察御
史時大臣崇黨相軋若水火然一時士大夫鮮不附離
公孤立行一意屹然其間人服其正遷辟雍司業兼太
子舍人改國子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登餕受
爵必以上嗣既禮備載且元豐纂典具存昨上有事明
堂而殿下不與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瞿然曰
初無人及此由是驟加獎重後每進說古今治亂輒向
納之遷左司員外郎兼官如故時方臘暴浙右聲揺京

師公從容為宰相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獘事庶幾稍革當天意順人心黼怏然不悅曰上且謂黼挾冠奈何公知黼忌其言不答趨出然太子薦公甚力外廷莫知會兩省官缺上曰程振老成忠實必以為給事中黼銜前忿不能平白公資淺且雅長詞令止除中書舍人已而中書侍郎馮熙載黜知亳州黼怒熙載甚欲公劾奏且以醜言詆之公不從黼大怒風言者論公有黨責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復集賢殿修

撰丁内艱尋除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皆力辭不拜無幾何太子受内禪是為淵聖皇帝淵聖念公久趣還舊班對便朝問勞甚渥俄詔自中出除尚書吏部侍郎公以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機如南北用兵且半年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也裁抑濫賞如黒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以廟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為地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為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為非而止或出聖斷億度而不

暇疇咨或用大臣偏辭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輙為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及聞河北将陷力請合諸路兵犄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北兵已深入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於大臣卒不能用連抗章求去優詔不從以吏部銓綜有聲滋欲試之民事除開封尹先是大辟情或可矜多取旨原貸祖宗行之歲久好生洽于民心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先彈壓凡情不當法率巧請

殺之公奏宜一准祖宗故事遇得旨即著為令令不載者許援其比而行自此天府之囚全活者不可勝計已而詔捕亡卒獲數千人公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如法法當盡誅公以多事時一日而殺千人民必大駭且未決當繫有司寧無反側之患淵聖大以為然卒如公請除尚書刑部侍郎久之淵聖帝將幸其營公亟白宰相何㮚思所以議和之語告于上而却之㮚忽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羣臣失色已而人情益惶惑

朝廷莫知所為公冐死直前卒與禍會實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五十有七初公為中書舍人王黼以客沈積中帥河朔欲併力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佩公戒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言其不可之狀公具以積中語告諸朝洎公左遷童貫蔡攸卒興是役致變起肘腋而公罹其凶故聞公之喪士無賢愚皆為之出涕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醞藉風流至論事則挺然不可回奪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說公至

東宮淵聖問焉公對甚悉其略曰周公作鴟鴞之詩孔子以為知道其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土木之工非二聖人之意也他日淵聖為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欲停工作疏左右近習之臣而楊戩方興龍德太一之役懼不得肆因譏家令馮楊將輔太子幸非常太上皇震怒執楊誅之而淵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

公尹天府言利者頗欲離間兩宫公心獨鄙之每調和父子之間甚有恩意如詔鞫龍德宫近侍梁忻之類特寛其丈由是纖芥之疑不行聞者無不歎服公居鄉專趨人之急以急抵公者未嘗辭族有五喪積年不能舉命其子邁一日辦之葢公之於書無所不覩亦無所不學屬文敏贍下筆不能自休書記翩翩千里如對面語見之者把玩無斁爭藏去為滎著易論及詩文七十餘卷藏于家妻董氏封碩人子邁承務郎傅公學次未名

生公卒之某月邁以建炎二年十月辛酉葬公樂平縣嶂嶺原太夫人塋之左從公卜也嗚呼士方平時劇談抵掌以禍福死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易耳及一旦臨利害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禍於人者比肩接迹也聞公之風者亦可以少媿哉藻少以同郡登公之門知公之詳宜莫如藻邁以國子司業程瑀之狀來請謹叙公之平昔而系之以銘銘曰

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家洎川之上游天既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姱節冠切雲而事君兮景忠精之前哲氛祲忽其蔽日兮神龍蕩而失淵衆憚殃而追禍兮公踽踽而直前左欃槍而右窫窳兮公胡獨罹此患茍殺身而成仁兮齊死生於夜旦紛衆美曽不慨息兮獨令名其庶幾偉蕩隂之節死兮吾將從昔賢之所歸按程氏世譜忠壯公十二世孫幹幹生忠忠生四子曰僖者自歙遷樂平杭橋僖生廣廣生正元正元生承憲振曽祖也

凌待制唐佐　盧諫議臣忠　傳　　羅願

凌待制唐佐字公弼休寧人登元符進士第授大名府司戶帥梁子美甚器重之就差夏津縣令河北有疑獄唐佐往決之得其情人皆感泣夏津是歲旱比還雨隨至時號縣令雨獄上進秩二等召為勅令所詳定官遷光祿宗正丞歷京畿江東常平後知登聞檢院嘗語侵王黼請祠得南京鴻慶宮翰林承旨鄭三益薦其才堪大用上曰非美髭鬚開於進止者乎即日除開封府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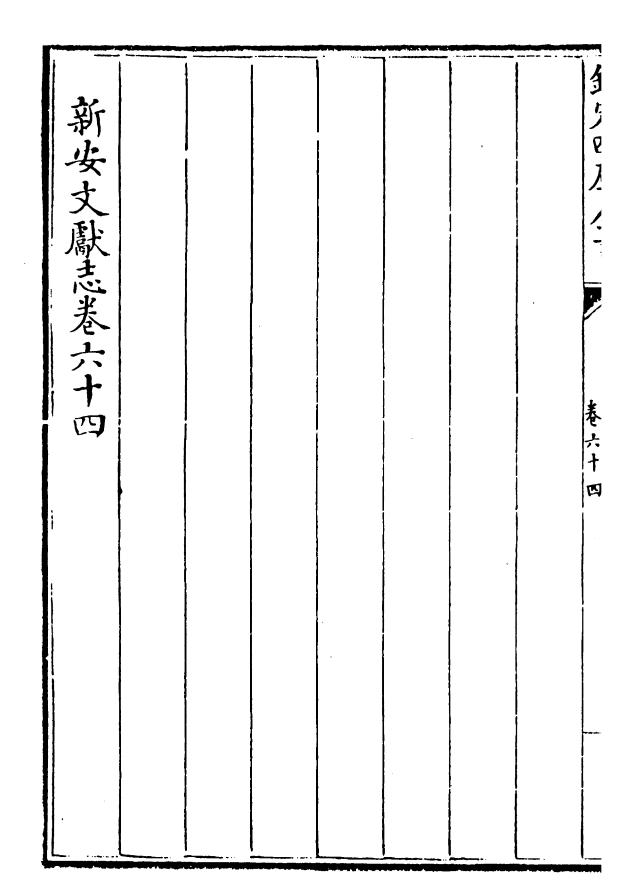
録府尹罷連坐謫衡州酒稅後知嚴州號令不煩暇日與諸生講學作易傳數萬言進之以部使者劾罷唐佐璧敏事親盡禮好周給親族建炎初起提點京畿刑獄時道路方梗或勸緩進慷慨遂行進直徽猷閣京畿寇益充斥與戰數十合殺傷過當三年除知應天府北兵數十萬圍城城中兵少糧乏外無援兵誓以死守及陷被執衆欲降之指頸曰此可斷不可降也皆義之劉豫欲汙以樞轄不從使留守應天繼得豫虛實客以蠟書

奏朝廷事泄豫捕致大梁怒曰何為見賣唐佐曰國家何負於爾而反面事讎一世皆欲殺爾何獨我也豫猶惜其才繫累日度終不可屈遂引出害之臨死曰恨不見梟劉豫之首豫羈其妻子於潁昌時紹興二年也明年諸將復潁昌妻田氏以唐佐死狀聞詔贈待制已而潁昌復陷不復知其家存亡又有盧諫議臣忠字信仲黟縣人登政和中第建炎初由臨安府司理召累遷右正言上驟欲用之命相者視之曰有膺而無背官不過

此矣後扈駕至建康北兵有逼近御舟者臣忠叱之勢益迫溺水中後數日上求臣忠所在左右記其處以對使没取之拱立如生賜水銀以斂贈諫議大夫與兩子官

重建忠孝坊記旌善以坊蓋古者式閭表里之遺意新安郡合城坊二十有六其闗君親大倫足以示勸者惟東北隅忠孝坊爲然坊始於前太守魏公克愚爲諫議廬公臣忠暨諫議六世孫郡學掌儀鍔建之也按郡志諫議公黟人政和間上舍及第高廟南渡以右正言扈蹕幸金陵寇逼御舟公瞋叱之蒼皇踏兩舩溺而卒泅水求者見其拱立江底儼若奏事狀上憫焉賜錢幷衣以斂贈右諫議大夫葬黟之廬村端平間詔立祠賜號褒忠子孫逮今猶蟬聮世其家其一支居郡城掌儀則尤馳譽者母唐病危藥莫瘳封股食母隨以安郡

守嘉歎上泝世美由掌儀之孝推諫議之忠標其居榜其坊厚倫美化天下國家要務也庸人慢之賢守慎焉魏公可謂知務者矣證之昌黎伯朱文公皆言刲股事然發一念之誠天且鑒之人胡得而議之子之事親平時之孝人鮮克知履變如掌儀而後孝之名彰臣之事君平時之忠人亦鮮克知履變如諫議而後忠之名顯為臣子者豈願變故而求名聞哉上之人贈之表之將以勸世之為人臣子者盡忠孝於平時而不轉移於履變之際褒贈旌表非諫議意也亦非掌儀意也坊燬於元貞元年九月迨皇慶元年十有一月重建歙縣尹張侯某身任之嗟夫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天典民彝時有古今人心天理無古今也掌儀之子顯祖誠懿敏練能世其業請余記之辭不獲為撫實書之如前系以詩曰古求忠臣孝子之宗能世其孝必世其忠名以變彰不變者理匪私其廬篤勸臣子延祐六年八月二十有二日甲辰陳櫟記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四